

澳華新文苑

第1109期

冰夫先生於去年六月十七日去世，至今一周年了。

冰夫先生如何在悉尼度過他晚年歲月，澳華文友都記憶猶新。他雖然年歲漸高，然而老當益壯，勤奮嘗試各種詩歌風格，不斷超越自我，而且勤奮筆耕，詩歌、散文、評論，華章一篇篇湧出，令人贊不絕口。他生前在澳華文壇很有影響力。首先是他幾十年的文學成就為大家所欽佩，更因為他對澳華文壇關注與指導，對於新生的年輕一輩，尤其給予莫大的鼓勵與呵護。他助人為樂的熱忱和坦率真誠的參與贏得文友們的擁戴。

我記得，2002年3月9日，《澳華新文苑》在《澳洲新報》創刊，冰夫先生一開始便給予莫大的支持，特地慎重傳來他的《沉船悼歌》，讓我在《澳華新文苑》第一期發表。此詩如下：

年輕時沉迷於幻想
懷揣鄉土的摯愛
渴望風起雲湧
拋棄行囊
扔卻芒鞋
撲向風濤呼嘯的大海
啟航前神色悲壯
鎮水晶石於高崖之巔：



去年冰夫先生追思會後部分與會者合照（2022年7月14日）

紀念冰夫先生

何與懷

為了那些死於海上或將死於海上的人我們義無反顧揮毫恣瀟迎戰惡浪

滄海千秋浪風流總被浪淘盡
歲明掩映船長航於瞬間的海市蜃樓

一次次無情海嘯吞噬了眾多水手
王業霸業歷史灰土隨波流

歲月更迭潮漲潮落
往昔的夢境水伴無眠的貝殼
默吟一曲悼歌為能驅散心頭的寂寞

記得當時我收到冰夫先生此詩，甚感珍貴，今天再讀，這個感覺更為加重。單單題目，“沉船悼歌”，就讓我心頭為之一震。誰都可以看出，冰夫詩中的“船”是什麼船，他年輕時也曾經是船上的一名“義無反顧”的水手，而現在卻要為此“

沉船”“默吟一曲悼歌”，而且還不能“驅散心頭的寂寞”。此詩沉郁頓挫，思想深邃，堪為他一生精煉的回顧、反思與總結——是打開他心靈的鑰匙。

的確，悉尼不少文友都覺得，就人生觀世界觀而論，好夢多思的冰夫在晚年是有許多反思的。他對神州大地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包括反右、文革、六四，以及朝鮮戰爭，都以親身沉痛的經歷得出很好的認識。在描寫朝鮮戰爭的敘事長詩《遠去的群鳥》中，他寫道：“誰的利爪？/撕碎和平的寧靜/觸破戰爭序幕？/今日的歷史檔案/揭開了往日紛爭的疑雲。”他作為從這場戰爭走過來的老軍人，已經領悟這場戰爭的性質，而且，他還要檢討當年對領袖的“盲目崇拜”，相當難能可貴。

“天下事/了猶未了/不了之/了/抬起頭，仰望/澳洲天空/閃爍滿天星斗”，這是冰夫先生在一首答友人詩

中的句子，足以表達他移民澳洲後的思緒與心情。冰夫先生認同澳洲價值觀。他生前反復強調：作為一個立於於澳洲大地的詩人、作家，他的視角，他的思維，自然應該關注這片美麗和平的土地上所發生的一切。所以說在澳洲，他們不是旁觀者，不是過客，而是這片大地的主人，是融合在這個眾多民族森林中的一株綠樹，是與南方大陸這晴朗的天空、碧藍的海水、綠茵茵的草地，呼吸相通休戚與共的。他希望澳華詩人作家朋友們讓自己的作品從一個愛的心靈流出來，長出羽翼，向著廣闊的天宇，流淌到每一個愛的心靈裡去。

“冰河鐵馬，青春血染漢江雪；夫子情懷，典律詩傳酒井園！”冰夫先生辭世，雖然是澳華文壇的巨大損失，但他留下來的詩文以及其中的思想，將成為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永記在心。



去年冰夫先生追思會結束時，何與懷博士把他珍藏的《冰夫全集》九卷精裝本轉送給樂調圖書館。

（編者按：郭存孝先生是著名歷史學家，現和夫人文學家周文傑女士一起居住墨爾本，今年也九十四歲高齡了。非常感謝郭老撰寫此文，紀念冰夫先生去世一周年。）

我是一個上四代至下三代的南京人，是一個重鄉情的人，尤其是在異國他鄉更是如此。悉尼名詩人冰夫是我的一位鄉情圈中之人，不過，我們彼此都認為是兩個相見恨晚且只了一次面晤的南京鄉友。

1994年3月，我應墨爾本的澳大利亞華人歷史博物館暨伊爾斯館長之函邀，從而首次走出國門，來到心儀的澳大利亞，對這一古老而又現代化的西方國家，以維多利亞州暨墨爾本為基地，由女兒駕車，到過悉尼等地，猶猶錚錚地對華人淘金史跡進行了參觀訪查，從而開闢了退休後的人生新旅程。因是匆匆過客，全然不在意除我女兒外還有誰是南京移民。1996年，我（時年六十七歲）與我老伴周文傑女士移居墨爾本，與女兒一家歡聚於一堂，這時，開始關心還有哪些南京人移民在此。

2012年4月間，一天，我忽接到冰夫打來的電話。他首先用他那純正的濃濃的江寧縣話語，開宗明義地告訴我他也是南京人，說他到墨爾本來訪友，還非常熱情地說，他早就慕名了，所以這次是專門前來看老鄉友的。我一聽聽說對方是位南京人，這下勁來了，儘管他的真實姓名根本就不知道，我還是受寵若驚，連忙說：“老鄉！貴客！歡迎！歡迎！好吧！請到唐人街北京烤鴨店聚一聚。”

實際上，我從青年時起就愛讀詩，也學著塗鴉。1947年，在《南京日報》的副刊上發表過一首《祭》，那是悼念滿族亡母的小詩。1949年11月，有幸出席過南京市第一屆文學工作者代表大會。南京文聯成立後，加入了南京詩歌工作者聯誼會和南京作家協會至今。1951年，我老伴周文傑也加入了南京詩歌工作者

相見雖恨晚 鄉友在心中

——紀念詩人冰夫

郭存孝

印。令我們興奮的是後者的題記，它是充滿著那麼濃濃的鄉情味！加上他那控制不住而流露出來的那純正的鄉音。我們用鄉音即刻報以爽笑和欣喜，這讓他也情不自禁地開心起來了！這一見面禮，真叫人不能不驚歎：有誰將鄉情當成最大幸事——冰夫；總有人把鄉音看得貴重——桑梓。

禮上往來，我也奉贈《昨日的香花》（紀實散文集）和我夫婦合著的《歷史的履痕》給他夫婦，冰夫連聲謝謝。

我們在交談中，我對他的雅號“冰夫”，有點興趣，故有請教。彼則清淡小答，貶說自己只是一個無人知曉的凡夫俗子罷了。當然從小的角度說，彼此“同是秦淮河邊人”，此言不假，因為君住秦淮河頭，我居秦淮河尾。從大的沿置看，江甯與南京有血肉相連的關係，南京一度有“江寧府”之尊稱，長期以來，她是江蘇省的一個獨立縣，但卻是南京市的天然西翼。新冠肺炎發生前兩年，南京市升格為全國大城市，江甯縣劃歸南京市管轄，稱“江甯區”；六合縣則稱“六合區”，即與我上幾代人同居之老“建邺區”，是兄弟區的親密關係。

話再說回來。我們兩對夫婦終在北京烤鴨店歷史性地見面了，一句話：相見甚歡！我們請老鄉老弟——他比我小兩歲，比周文傑小一歲——吃北京（實為江蘇無錫）烤鴨，我們感到這還不夠待“貴客”的水準，於是又要了一個龍蝦面，俗話說，“千里送鵝毛，禮輕人義重”，當然這樣吃起來才算盡興嘛！再說唯有如此才不會留下遺憾吧。

冰夫是有備而來的。他帶給我們兩本著作——《信筆雜黃》和《海、陽光與夢——澳洲散記》，並早已在書中寫好了題記。只見前者寫道：“郭存孝周文傑伉儷雅正冰夫辛卯年歲末”（按“辛卯”年即公元2011年）；再看後者寫道：“同是秦淮河頭人相見恨晚郭存孝周文傑伉儷雅正冰夫壬辰年四月悉尼”（按“壬辰”年即公元2012年）。兩書均蓋有“冰夫”篆字朱

印。令我們興奮的是後者的題記，它是充滿著那麼濃濃的鄉情味！加上他那控制不住而流露出來的那純正的鄉音。我們用鄉音即刻報以爽笑和欣喜，這讓他也情不自禁地開心起來了！這一見面禮，真叫人不能不驚歎：有誰將鄉情當成最大幸事——冰夫；總有人把鄉音看得貴重——桑梓。

世界上有一種聲音像天空飛鳥，像海洋魚群，像跋涉沙漠時的希冀，像春雨迷蒙中的夢境，它莊重、淳厚、真誠，纏綿、溫柔、可親，韻味雋永呵我的鄉音。

鄉音呵，故鄉的使者，慰藉過多少飄泊的靈魂。只有執拗的鄉音不改，它跟故鄉的泥土空氣一樣清新！

鄉音呵，鄉音，總給你童年的回憶和歡樂！把善和美帶入人生不安的夢境。鄉音呵，鄉音，它是一切不同語言的主旋律。它是生命交響樂裏的最強音。



2019年6月8日，《何與懷詩評集》研討會在樂調圖書館舉行，冰夫先生不顧年老體弱，特來參加。這是會後他（坐左四）和與會者合照。

“死一億四小茶一碟”：從反人類慣犯李毅說起

王學倫

（接上期）毛澤東正是一個視人命如草芥的冷血魔王。當年，他就曾經表示必要時讓人類死亡一半也在所不惜，甚至是“最好”的：“打原子彈沒有經驗，不知道死多少，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全世界十九億人，還有九億多人，九億人也好辦事，幾個五年計劃就發展起來，換來個帝國主義滅亡，資本主義全部消滅，取得永久和平。所以說，真打原子彈，不見得是壞事。”

根據中共元老李銳先生所記，這是毛澤東於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正式講話，有案可查。

作為一個大黨大國領袖，毛澤東當然不能信口開河，他絕對是經過深思熟慮從而確立了他這個根深蒂固的觀念。事實上，半年前，毛澤東已經把他的偉大見解公諸於世了。1957年11月，毛澤東率領中共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慶祝“十月革命”活動，以及出席十二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和六十四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就在在這次會議上，大概是在11月18日，毛發表了聳人聽聞的核謊詐即席發言。毛說：

“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什麼了不起？全世界二十七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四億人，死一半還剩二億，我怕誰去。”

當時，毛澤東這番令人毛骨悚然的話一講完，全場鴉雀無聲。很多人沒聽懂，說毛怎麼了，死三億人不算什麼。會議休息喝茶的時候，大家都議論紛紛。捷克斯洛伐克總書記拿著咖啡杯直哆嗦，說中國四億人，我們才二千萬啊。都不理解。

蘇共檔案解密後，研究者發現更多毛澤東關於世界大戰、關於發動三分之二人口打核戰、關於勒緊褲帶寧願餓死五千萬向蘇聯買核材料技術的有關記載。例如，1955年，毛澤東與赫魯曉夫論及三次世界大戰時，竟然做出這樣一個讓聽者大驚失色的荒誕荒誕建議：

這就是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毛認為，世界大戰並不可怕。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出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出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第三次世界大戰如果爆發，就可以實現世界大同。他覺得第三次世界大戰應該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在中國打。在毛看來，犧牲越大果實就越大。換言之，毛不怕犧牲一半甚至大半中國人的性命以換取消滅西方法國國家，即“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

四、毛澤東拿人命當兒戲，反人類觀念根深蒂固，無疑也出自他豐富的成功經驗。他以極其可怕的血腥戰爭手段成功奪取全國政權，建政之後也是用極其血腥的鎮壓手段來維護他的統治。毛澤東毫無人性的戰略思想和治國方略隱藏的遠大目的是稱霸世界。但是，他掀起“三面紅旗”運動，又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都破產了。這個冷血魔王帶著他未竟“偉業”離開人世。

毛澤東拿人命當兒戲，反人類觀念根深蒂固，的確他有豐富的成功經驗。他成功奪取全國政權，就是以極其可怕的血腥戰爭手段奪取的，1948年長春戰役不惜讓二十萬長春民眾在長期圍城之後遭餓死是其中一例。建政之後，毛澤東也是用極其血腥的鎮壓手段，來維護他的政權。在這方面，他發表了許多“真知灼見”。例如，他說：

如果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我建議蘇聯假裝坐視，由我帶領中國人民把美國軍隊吸引到中國戰場，打常規戰使戰爭擴大滾雪球，然後假裝撤退把美軍引到中國內地，陷入人民戰爭的海洋，從而迫使美國向中國戰場投入主力部隊。這時請蘇聯向中國突然投打原子彈，將美國主力軍一舉殲滅在中國戰場上。這樣中國可能會死掉四億人口。但是中國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犧牲，卻換來一個大同的世界還是值得的。

毛澤東毫無人性的戰略思想和治國方略，隱藏他的遠大目的——就是強化中共政權，進而在社會主義陣營取代蘇共領導“世界革命”，消滅“帝修反”，稱霸世界。

毛澤東的野心路人皆知。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大會之後不久，同年6月28日，毛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小組長座談會上說：

“目前太平洋實際上是不‘太平’的，將來歸我們管了才算是‘太平洋’。”

同年8月19日，毛以同樣的氣概又對省書記們說：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你們說得不够，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毛澤東毫無人性的戰略思想和治國方略，隱藏他的遠大目的——就是強化中共政權，進而在社會主義陣營取代蘇共領導“世界革命”，消滅“帝修反”，稱霸世界。

毛澤東的野心路人皆知。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大會之後不久，同年6月28日，毛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小組長座談會上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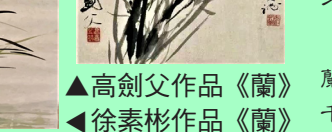
“目前太平洋實際上是不‘太平’的，將來歸我們管了才算是‘太平洋’。”

同年8月19日，毛以同樣的氣概又對省書記們說：

“將來我們要搞地球管理委員會，搞地球統一計劃。”

上世紀五十年代最後幾年，毛澤東掀起“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企圖在短期內超英趕美，取代蘇共，領導“世界革命”。可是，雄心勃勃的“大躍進”結果成了災難性的“大躍進”。從1959年到1962年，在人民禍造成的大飢荒期間，中國死亡人數超過三千六百萬。然而，這個冷血魔王，毫無悔改之心，相反，為了確保自己死後不被鞭屍，進而悍然發動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的大災難。（未完）

朱成虎少將將在一個研討會上談未來戰爭形態與中國的戰略選擇（2018年3月）。



我的房東——澳洲老人海柔德

小雨

（接上期）海柔德的那三間房間，始終沒有斷過留學生，他收很少的房租，連維修房子的費用也不夠，碰到特別困難的學生，他常常免費。初來乍到的留學生就像沒娘的孩子，但到了海柔德的家，就像有了父親，腰桿子也硬了起來，遇到什麼難題，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他。

有一天晚上，寒風瑟瑟，清冷的馬路上，一個中國女子孤獨地守著兩個大箱子，她就是中國留學生白敏，老板把她趕出了公司連宿舍也不讓她住了。她和海柔德只有一面之交，這時她第一個想到可以求救的就是海柔德，拿起電話，她的手抖得厲害，一聽到海柔德的聲音就淚流滿面了，海柔德急壞了，忙問她在哪裡？一會兒，海柔德的車子到了，把她接回了家，住了好多年。

另一個小英，因為壓力太大，再加上父親剛去世，抑鬱症復發了，甚至想自殺。當時她已經搬出了139號，當海柔德知道了和她同住的准備把她送往精神病院時，坐立不安，他和留學生房客商量，能不能讓小英來這裡養病。大家都說沒有問題，海柔德就把她接到了139號，耐心地開導她，帶她到處散心，再加上醫生的幫助，她的病慢慢地好起來了。她說，海柔德幫助她度過了人生最黑暗最絕望的日子。

多年前，馬來西亞發生排華動亂，海柔德非常擔心在那裡的一個曾經的留學生一家。他打電話過去，第一句話就是，“我是海柔德，你們怎麼樣？需要什麼幫助？”電話那一頭的留學生感動得說不出話來，不久，這對留學生夫婦一家終於到了澳洲。

十年前，我同學的女兒到墨爾本留學，我給她一個海柔德的電話，請她代我去看望老人，他們還一起喝了咖啡，不料，以後女孩子從學校的宿舍搬出來，但新租的房子還不能進去，當有一個星期期的空擋，怎麼辦？她抱著試試看的心情給海柔德打了個電話，海柔德馬上讓她住進去，和另一個女孩子住了一星期，我同學和她女兒說，終身難忘這樣的好大人！海柔德覺得光幫助住在家裡的留學生還不夠，又發起組織了海外留學生聯誼會，組織了許多活動，有一次他們竟帶領了450個海外留學生去企鵝島遊玩。父親，一個莊嚴的稱呼，我們把海柔德叫做父親，因為他像慈父般溫暖。誰說他無兒無女，他有著世界上最多的子女！

是來看海柔德。臨走時，他說，海柔德的事跡實在太感人了，我們應該提名他為澳洲人的榜樣。每年英國女王生日前夕澳洲都要表彰一批OAM，一般都是各行各業的優秀人士。他的建議馬上得到了許多人的贊同，以墨爾本為主的兒女們行動起來了，他們寫提名信，徵集大家的簽名，找有名望的人寫推薦信，SBS電台也來採訪，還請了當年住在這裡，現任路透社駐紐約的記者瑞怡張協助，經過兩年的努力，終於提名成功，2002年海柔德被評為OAM，在墨爾本的表彰大會上，海柔德笑得那麼甜，我們這100多個子女也喜上眉梢，舉杯祝賀！

故事還在繼續……當年我在那裡住了近兩年的時間，因為家庭要搬去悉尼，我不得不遺憾地離開。臨走前的那天，我最後一次打掃衛生，在大門旁邊的窗沿上，每天早上這裡總是躺著厚厚的一疊信，是海柔德前一天晚上寫好的，準備寄往世界各地的“子女”的信，而每天收到來信也是他最高興的事。當我揮著客廳牆上的灰時，仿佛看見每年的聖誕節，這裡曾布置成特別的“聖誕園地”。吸塵到房門的時候，我又仿佛看見了一張張小條子，因為他很快，有時我們幾天也碰不上面，早上開門的時候，就會看見小條子在門下，特別是夏令時間的改變，他都會提醒我。每年的聖誕節的早上，一打開門，就會驚喜地發現，聖誕老人的足跡剛剛走過，門口會放著包得方方正正的禮物，上面還扎著漂亮的蝴蝶結。第一年是一本墨爾本的地圖，因為那時我正在準備考車。第二年是一本台曆，每一頁都有一句英文的警句格言。在廚房裡，我仿佛看見廣東同學在煲湯，福建同學在燉魚，海柔德在烤牛排，我在做甜點；然後大家一起品嚐，歡聲笑語洋溢在整個房子裡。節假日，海柔德帶我們去遊玩，當年就是他教會我們滑雪。

我依依不捨地離開了，但每年會收到海柔德寄來的生日卡聖誕卡和來信，他七十歲生日的時候，我們全家回到“家”，為他慶祝生日，還送給他親手繪制的T恤衫，他非常喜歡，一直穿著。2006年，我們邀請海柔德來悉尼遊玩，住在我們家，這一個星期，我們開車去了好幾個著名的海灘，去了藍山，去走親訪友，他特別開心，因為他好多年沒來悉尼了，回去的前一天，他邀請我們全家去了悉尼當時最高的36層享用自助餐，看著美麗的夜晚，舉杯慶祝團聚。

更令人感動的是，海柔德鄭重地立下遺囑，將磨坊街139號捐獻給土著人組織，“我希望土著的孩子們不管來自城市還是鄉村，可以住在這裡，在附近的小學上學，念書識字，嬉笑玩耍，成為他們的家。”

我問海柔德，為什麼這麼多年，堅持不懈地幫助留學生？他認真地說，不要老說我幫助留學生，其實，“施”與“受”是雙向的，這麼多留學生改變了我的生命，和你們年輕人在一起，我也年輕了，我要感謝你們！他已經去世十年了，這次的徵文又讓我想起了他！

是來看海柔德。臨走時，他說，海柔德的事跡實在太感人了，我們應該提名他為澳洲人的榜樣。每年英國女王生日前夕澳洲都要表彰一批OAM，一般都是各行各業的優秀人士。他的建議馬上得到了許多人的贊同，以墨爾本為主的兒女們行動起來了，他們寫提名信，徵集大家的簽名，找有名望的人寫推薦信，SBS電台也來採訪，還請了當年住在這裡，現任路透社駐紐約的記者瑞怡張協助，經過兩年的努力，終於提名成功，2002年海柔德被評為OAM，在墨爾本的表彰大會上，海柔德笑得那麼甜，我們這100多個子女也喜上眉梢，舉杯祝賀！

故事還在繼續……當年我在那裡住了近兩年的時間，因為家庭要搬去悉尼，我不得不遺憾地離開。臨走前的那天，我最後一次打掃衛生，在大門旁邊的窗沿上，每天早上這裡總是躺著厚厚的一疊信，是海柔德前一天晚上寫好的，準備寄往世界各地的“子女”的信，而每天收到來信也是他最高興的事。當我揮著客廳牆上的灰時，仿佛看見每年的聖誕節，這裡曾布置成特別的“聖誕園地”。吸塵到房門的時候，我又仿佛看見了一張張小條子，因為他很快，有時我們幾天也碰不上面，早上開門的時候，就會看見小條子在門下，特別是夏令時間的改變，他都會提醒我。每年的聖誕節的早上，一打開門，就會驚喜地發現，聖誕老人的足跡剛剛走過，門口會放著包得方方正正的禮物，上面還扎著漂亮的蝴蝶結。第一年是一本墨爾本的地圖，因為那時我正在準備考車。第二年是一本台曆，每一頁都有一句英文的警句格言。在廚房裡，我仿佛看見廣東同學在煲湯，福建同學在燉魚，海柔德在烤牛排，我在做甜點；然後大家一起品嚐，歡聲笑語洋溢在整個房子裡。節假日，海柔德帶我們去遊玩，當年就是他教會我們滑雪。

我依依不捨地離開了，但每年會收到海柔德寄來的生日卡聖誕卡和來信，他七十歲生日的時候，我們全家回到“家”，為他慶祝生日，還送給他親手繪制的T恤衫，他非常喜歡，一直穿著。2006年，我們邀請海柔德來悉尼遊玩，住在我們家，這一個星期，我們開車去了好幾個著名的海灘，去了藍山，去走親訪友，他特別開心，因為他好多年沒來悉尼了，回去的前一天，他邀請我們全家去了悉尼當時最高的36層享用自助餐，看著美麗的夜晚，舉杯慶祝團聚。

更令人感動的是，海柔德鄭重地立下遺囑，將磨坊街139號捐獻給土著人組織，“我希望土著的孩子們不管來自城市還是鄉村，可以住在這裡，在附近的小學上學，念書識字，嬉笑玩耍，成為他們的家。”

我問海柔德，為什麼這麼多年，堅持不懈地幫助留學生？他認真地說，不要老說我幫助留學生，其實，“施”與“受”是雙向的，這麼多留學生改變了我的生命，和你們年輕人在一起，我也年輕了，我要感謝你們！他已經去世十年了，這次的徵文又讓我想起了他！

六月二十三日（周五）上午十點至十二點，文學研討會將在Rockdale樂調圖書館四樓會議室舉行。主題是：關於世界華文文學的一些思考。何與懷博士主持。歡迎大家踴躍踴躍與會，鼓勵自由發言。

世界華文文學是指全世界各國用華文寫出的文學作品。研討會討論目前世界華文文學的狀況及它將如何發展，特別是討論作為其中一員的華文文學的現狀及前景。五月份研討會關於從夏志清評論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談到中國文學現狀的話題也將繼續討論。

樂調圖書館地址：444-446 Princes Highway, Rockdale NSW 2216（圖書館大樓樓有停車場，如坐火車，則在Rockdale火車站出口左手方向步行三四分鐘。）

詠蘭五言詩四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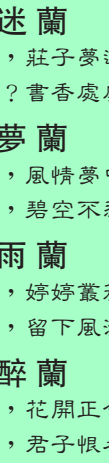
吳景亮

迷蘭
煙霞滿綠枝，莊子夢遺痾。
何故入雲舍？香雪處處詩。

夢蘭
嬌俏迷衆生，風情夢中人。
望穿秋水月，碧空不越塵。

雨蘭
雨後蘭嬌俏，婷婷羞蕩笑。
夕陽無晚霞，留下風清照。

醉蘭
蘭醉未言癡，花開正合時。
千姿紅紫妙，君子報春遲。



▲高劍父作品《蘭》
▲徐素彬作品《蘭》

研討會通知